

首页 → 专题频道 → 中国史诗 → 藏族史诗

从《格萨尔王传》看远古藏族的图腾崇拜

发布日期：2006-12-20 作者：朗吉

【打印文章】

《格萨尔王传》（以下简称《格传》）是一部包罗三界、总揽神佛的英雄史诗。史诗的主人翁格萨尔既“征服有形的敌人”，又“调伏无形的鬼怪”）因此，史诗的内容虚实并存，‘亦真亦幻、难以取舍’。

本文通过对《降伏魔王篇》（以下简称《魔篇》）的内容分析和世界其他的民间故事的比较，探讨远古藏族先民的图腾观念的表现形式及其演变，试图揭示这种文化内涵所折射的社会面貌。

一、《魔篇》是灵魂寄存体外的故事类型

格萨尔赛马称王后，征服了“四方四魔”（即降伏魔王鲁赞、霍尔、姜域、门城。《格传》中称作格萨尔的‘四大功绩’。

《魔篇》则是专门记述格萨尔的第一个功绩——降伏北方雅康日杰的鲁赞王的故事。如果我们拨开史诗的附加成分，程式化的说唱格式和一事三比喻的铺陈手法，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：

住在岭国北方的魔王鲁赞，抢走了格萨尔的爱妃麦萨。为了夺回麦萨、降伏魔王、把魔部的财富运回岭国，格萨尔只身单骑、披挂出征。首战擒获魔妹阿达拉姆，并纳为后妃。阿达拉姆赠给格萨尔一个戒指，还提供了前往魔地的路线。格萨尔又继续前进，用戒指骗过了魔犬的阻拦，杀死了守关的三头魔怪，制服了魔臣噶达青恩和他交了朋友。在噶达青恩的帮助下，趁魔王鲁赞外出巡山时，格萨尔撞入魔宫与爱妃麦萨相会。原来魔王是个巨人，魔宫的陈设用具都十分笨重巨大。格萨尔坐在魔王的床上，如同婴孩躺在大人的床上只占一小角。双手举不起魔王的茶碗。于是，麦萨立即宰杀魔王的母牛慰劳格萨尔，使其身躯突然变得魁梧。但依然不是魔王的对手，只好暂时退出魔宫躲避。

这天魔王巡山归来，麦萨虚情假意对魔王说：“近来，我尽做恶梦，恐有大难临头，万一大王有什么不测，我将依靠谁呢？”魔王正说：“世间任何人和任何武器都伤害不了我。我的四个灵魂寄放在一面湖泊中，一棵树里、一头野牛身上，其中一个灵魂附着在小鱼身上，然后嵌在我的额头上。只要湖泊不枯竭，树子不砍断、野牛不射死，小鱼不损伤，我是不会死的！”

后来麦萨在魔王的库房里发现了制服魔王灵魂的三件宝物：一个头颅骨碗里盛着的污血；一把金斧头；一支金箭。麦萨把这三件宝物交给了格萨尔。第一次，格萨尔把污血倾入了魔王的‘同命湖’中，湖水立即枯竭。此时，魔王就感到难受。第二次格萨尔用金斧头砍断了魔王的‘同命树’，魔王的精神随之萎靡不振。第三次格萨尔用金箭射死魔王的“同命野牛”，魔王也就昏迷不醒。于是格萨尔进入魔宫，对准魔王额头上那条闪闪发光的小鱼，一箭射死了魔王。

这就是《格传》中“箭射魔王头颅”的故事。我们欣赏了这篇曲折离奇的故事，赞叹古代藏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，同时也不妨考虑一下魔王鲁赞为什么要把灵魂寄放在湖泊、树木、野牛、小鱼的身上呢？为什么格萨尔不用和魔王正面厮杀，只要捣毁魔王灵魂的寄存处，就战胜了魔王？这里告诉了我们藏族先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呢？世界其他民族中也存在过相近或相似的故事吗？

英国文化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（1854—1941年）从世界各民族中搜集了一百多个灵魂寄存体外的民间故事，进行了仔细的历史文化比较研究，指出：世界各族的民间故事中，普遍存在灵魂寄存体外的观念。而且这些故事都有相近的情节，可以归纳为同一的“故事类型”（即相同的故事“母题”）。这些故事的一般格式是：

“巫师、巨人、仙灵都是不死和不可伤害的，因为他们都把灵魂藏在秘密的地方。有一位漂亮的公主被巫师用魔法禁闭在魔宫里，她机智地探索到了巫师的秘密，告诉了故事的男主人公设法找到巫师的灵魂（心、生命或亡灵——各种各样的叫法）把它摧毁，于是就

杀死了巫师”。①

只要稍加比较，不难发现《魔篇》的故事，与弗雷泽列举的“灵魂寄存体外的故事类型”是惊人的相似。《魔篇》也不正是讲述了格萨尔探索到魔王寄存灵魂的物体并捣毁它，于是战胜了魔王的故事吗？这种文化的雷同也再次证明“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精神作用的‘类同性’”②的观点是正确的。

原始人类‘灵魂寄存体外的观念’认为，灵魂和生命息息相关，灵魂不受伤害，生命就安全。如若灵魂受到伤害，生命也就维持不了。为了生命安全，灵魂必须移出体外，藏在秘密的地方，附着于某一动植物身上，同时对附着灵魂的物体要小心保护。

通过以上的分析、比较，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：《魔篇》是灵魂寄存体外的故事类型。格萨尔对鲁赞王的战争，不是人们所熟悉的摆开阵势，拼搏厮杀的战斗，而是寻找敌人的灵魂、以及灵魂寄存处并捣毁它的过程。这种特殊的战争，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——要消灭敌人，必先捣毁敌人的灵魂；捣毁了敌人的灵魂，也就消灭了敌人——这是藏族的古老的思想观念。

二、灵魂寄存体外的观念，在《格传》中普遍存在

《魔篇》中存在明显的灵魂寄存体外的观念，《格传》的其他篇幅中也普遍地存在这种观念。不仅个人有灵魂寄存处，氏族部落也有灵魂存处。并且认为这些灵魂寄存处的安危关系到个人、氏族、部落的兴衰。

《霍岭大战》谈到：霍尔廷让三兄弟的‘灵魂石’，珠牡设法把它立为靶子、由嘉察一箭射中，霍尔从此由胜转败，种下了战败、亡族的隐患。③

《门岭大战》中写到：格萨尔率领大军进入门域，首先由岭国的勇士巴拉射死了门域部落的灵魂寄存处——一只猛虎至使门域出现各种灾异和凶兆，国运衰微。

又如《姜岭之战》66页“姜国的螺氏三兄弟他们的头顶上总有一隻“同命鸟”盘旋，保护他们的生命。如果不射死这只‘同命鸟’，这三兄弟是刀枪不入，无法战胜”。

从整个《格传》看，格萨尔征服霍、门、姜三个国家时，调动了岭国的全部兵力，战争的场面都很大，但其中不乏对捣毁灵魂寄存处的描写，并且认为要战胜敌人，必先捣毁其灵魂寄存的物体。

藏族先民中普遍存在灵魂寄存体外的观念，我们在文献记载中也可以找到根据。噶玛额列著《常用星算宝瓶》记载了藏族远古“五大氏族”的灵魂寄存处：

“董”氏属土，灵魂托于鹿；

“竹”氏属水，灵魂托于牦牛；

“扎”氏属金，灵魂托于野驴；

“廓”氏属火，灵魂托于山羊；

“噶”氏属木，灵魂托于绵羊。

这就是著名的“五大氏族”。⑤

可见“灵魂”和“灵魂寄存体外”的观念是原始氏族的信仰，是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歪曲反映，是一切后期宗教的滥觞。正如弗雷泽所说：“我们可以推断灵魂外在的概念在历史早期人的思想中占重要地位。因为民间故事是原始人思想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反映，我们可以相信民间故事中普遍出现的任何思想，在我们看来无论多么荒谬可笑，一定曾经是一条普遍的信念。”（《金枝》943页）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, 请自觉注明
“ 转引自[中国民族文学网 \(http://www.iel.org.cn\)](http://www.iel.org.cn) ” 。

中国民族文学网



ཨ་ལྷོ་སྐད་མ་ལུ་སྐད་ཀྱི་བློ།

چۇڭگو مىللەت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

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